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司马志纯 陈祖华 林先发

当前有这种观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能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理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是已经确定了的唯心主义命题,用它来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会抹煞认识领域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应该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如果只用“同一性”来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第二方面,就会抛弃斗争性,违反对立统一规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应该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很明显,这段话说明了,有别于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用上述三个问句来表述的,这三个问句集中起来,就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相对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来说,正确的认识和不正确的认识的对立是次要的。)有人认为,第一个问句——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要求回答的是认识的来源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因此,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里,首先要解决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对立的问题,然后才解决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上述三个问句都是就人的认识能力即人能不能认识客观世界提出来的,它并不要求回答认识的来源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

因为,第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既然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那么,同一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没有必要再提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了。第二,认识论问题不只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两个方面都要涉及到的问题。

从认识论来说，首先要解决认识的源泉是精神还是物质世界的问题，其次要解决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前者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承认认识的源泉是物质世界的，主张物质第一性，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承认认识的源泉是精神的，主张精神第一性，属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任何哲学派别在回答思维能否认识存在以前，都必须表明它要认识的世界是什么，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还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世界，或者是观念集合体的世界。所以，认识论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两个方面都解决。既然如此，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就只能是解决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全部认识论问题。第三，从这个问句的文字表述来看，也只是一般地提出人们的思想对周围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并没有具体指明是何种关系，例如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当然，它既被列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首位，其作用就在于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还有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方面，第二个问句和第三个问句就是对这方面的进一步具体阐述。事实上，恩格斯也没有把它们当成三个不同的问题，因为后面紧接着说的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意思，他并没有说这“三个”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只可能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

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恩格斯“用哲学的语言”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并指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有的同志认为，“哲学的语言”只能解释为黑格尔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语言，是黑格尔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三个问句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绝大多数哲学家肯定回答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三个问句。这种观点不顾最基本的语法逻辑，违反了恩格斯的原意。

第一，恩格斯说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概括上文的，说明上文的三个问句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里明明指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是命题，也不是原理。命题或原理都是判断，它一定要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问题，既然是问题，怎么能用已经肯定的唯心主义的命题来概括呢？

我们之所以要着重指明这里指的是问题，不是命题或原理，还是从恩格斯对整个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表述来看的。上文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表述为：精神或自然界何者为第一性，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接着就写下了前面所引述的那段话，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与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并列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当然，它们之间有主从之分，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解决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解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尽管有主从之分，它们二者都是问题。

第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既然是问题，就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回答。极少数哲学家如不可知论者和二元论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

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前者恩格斯以休谟和康德为例，后者恩格斯以黑格尔为例：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这段话说明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同上），黑格尔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绝对观念认识世界也就是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是把黑格尔作为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了肯定回答的“例子”提出来的。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是专属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用语，事实上，其他作了肯定回答的哲学家都通过各自不同的论证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驳斥了不可知论。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第三，当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用语，黑格尔哲学也曾被称为“同一哲学”，旧唯物主义者一般来说是没有使用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用语，但是从来哲学家们并没有作出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用语。很明显，由于它能恰如其分地表述思维对存在的认识关系，恩格斯就借用它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概括。这种借用别人使用过的概念、判断，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是极为常见的吗？怎么能认为因为黑格尔使用过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词语，别人再提到它也就只能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呢？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黑格尔哲学连同它的全部用语一概抛弃，而是对它进行“扬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恩格斯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用语，不仅能表达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认识关系，而且也能表达唯物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认识关系，关键就在于把黑格尔哲学“倒转”过来，让它“两脚着地”。我们来读读恩格斯的一段话：

“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同上书，第239页）

这段话说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规律在表面上各异，在本质上同一，思维的规律是外部世界规律的自觉反映。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这个关系颠倒了，也就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关系倒转过来，“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同上）。这样就头足正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为什么一定要求辩证唯物主义忌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呢？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各派哲学家都要回答的共同性问题

能不能说，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抛弃矛盾的斗争性呢？这里必须首先弄清楚

的是：当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科学概括时，这里的“同一性”是不是矛盾的同一性？

我们认为，当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概括时，这里的同一性是既不作为矛盾对立的同一性，也不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为什么呢？这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一方面，因为思维和存在这两个范畴是概括世界上两大类现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各派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各派哲学赖以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基础。它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它面前表明：主张思维第一性或主张存在第一性；主张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或主张无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从各派哲学的不同见解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是要求各派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共同性问题。两千多年来，各派哲学之间的差别纷繁复杂，斗争激烈尖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提出，就能通过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它们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通过对思维和存在是否有同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它们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个派别。这样就能准确地把握住各派哲学的实质，看出哲学斗争的基本线索和基本阵势。

由此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从各派哲学的各种不同见解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性问题，又是要求各派哲学都来回答的共同性问题。因此它所提出的问题就只留下各派哲学都能回答的共性方面，而舍弃只有某些哲学派别才能回答的特殊性方面。就“同一性”而言，在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哲学家中，就是分别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有的把“同一”理解为等同，即思维与存在就是一个东西，这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有的把“同一”理解为一致、符合，即思维和存在是有差别的，但思维能认识存在，这是对立的同一。《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德文原著中，“同一性”一词用的是“Identität”，这个字在德文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等同”的意思，另一种是“符合”、“一致”的意思。在这本书的俄译本和英译本里，“Identität”分别被译成“тождество”和“identity”，这两个字在俄文和英文里也同样有两种含义即“等同”和“符合”、“一致”。思维和存在的等同与思维和存在的符合、一致之间的差别是，前者为形而上学的同一，后者为对立的同一；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思维能认识存在，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程度。所以，在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只是就思维能否认识存在而言，并没有指明这种同一性是在哪种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因为如果指明它是对立的同一性，就不是形而上学所能回答的；如果指明它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就不是辩证法所能回答的。如果一定要在某种特殊意义上来提出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那它就不是所有的哲学派别都能回答的问题，就不成其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了。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就各派哲学的共同性问题——思维能否认识存在而言。而各派哲学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则有的是在“等同”的意义上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有的是在“符合”、“一致”的意义上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等同”论和“一致”论者中，又都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

主观唯心主义者用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贝克莱宣扬“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思维和存在是绝对等同的，存在就是思维。

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等也是用形而上学的等同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福格特认为大脑分泌思想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思维和存在是绝对等同的，思维就是物质。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主张认识世界就是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世界的可知性是不证自明的。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又指出思维和现实世界有差别，他在《小逻辑》中说：“玄思的真理决不能用片面的命题去表示的。譬如，我们说，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仍然不免于片面，因为这里只说到绝对之统一性，也只着重绝对之统一性，而忽略了，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小逻辑》第194页）黑格尔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有差别的同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思维是一个不断地接近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而且黑格尔还提到了观念转化为自然界的思想，即思维转化为存在的思想。当然黑格尔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差别是“绝对观念”内部的差别，正如一切唯物主义者不把精神看作物质世界以外的，与物质世界无关的东西一样，唯心主义者也不把物质看作精神世界以外的，离开精神世界而存在的东西。所以，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对立的同一，然而却是头脚倒立的神秘主义的同一。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在反映论的基础上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指出人的思维能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费尔巴哈说：“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并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181页）这样费尔巴哈就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然而，费尔巴哈和一切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一样，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不把实践纳入认识论，也不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他把思维看作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消极反映，不理解思维对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否认思维通过实践转化为存在。因此，即使象费尔巴哈这样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仍旧不能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完全科学地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方面，思维依赖于存在，存在向思维转化。在人类产生以前，物质世界早就存在着，在它的高级发展阶段上产生了人类，思维就是人脑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属性和机能。思维的内容也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4页）存在向思维的转化的关键在实践，人的大脑就是在实践中由猿的大脑演变而来的，思维的内容也是通过实践这座桥梁才从客观世界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的。没有实践，不仅没有思维的内容，甚至没有思维的器官。另一方面，思维在实践基础上向存在转化，思维不仅反映存在，而且又能在反映了存在之后通过实践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客观世界。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这个科学论断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意识反映客观世界是存在向思维的转化，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是思维向存在的转化，这两方面都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推动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又指导人们去变革世界或“创造客观世界”。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把人的认识看作在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过程，这就是能动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能动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以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这决不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来代替“能动的反映论”。